

两地书话“高考”

◆ 顾 龙

今年，我们77级首批高考大学生毕业40年了。记得有篇报告文学是这么描述恢复高考的：20分钟邓小平一言拍板，重开关闭11年的高考大门！我有幸成为挤进校门的一名黑大学生。

回首40年，我找出当年与爱人凤英的“两地书”。那时我在兵团温课迎考，她回上海办病退，泛黄的信笺上真诚地流露出相信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互勉之言。

虽摘录的只是与高考相关的“片言只语”，却真实记录了那段难忘而艰辛的日子。在改革开放元年，77级学子是在搏命求知，为了自己成才，也为了报效祖国。

1977年10月22日

这几天，广播里在重复播送关于今年改革高考制度的新闻，你应该也听到了吧。看来，为了照顾66、67届高中、初中毕业生，年龄放宽到30岁。你一定要积极争取，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有什么困难和需要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请尽管来信！我病退的事，正在与街道多办联系，不用担心。

1977年10月29日

今年高校招生开始了！我团11月1日报名，19日和20日进行县级初考，考语文、政治和数学。然后，到12月再全省统考。目前，学校还没有公布，但招生办内部透露，今年文科招得很少，特别是上海。我下乡当了7年团新闻干事，感兴趣的是复旦新闻系、北大新闻系、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和摄影系。这样，毕业后能在上海或北京当一名真正的记者！我今年27岁了，一切靠自己努力了，毕竟是初中学历，你一定能支持我的想法吧。

1977年11月6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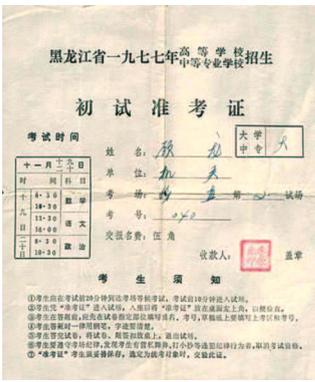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是6号，还有10多天就要初考了。你一定要积极备考，我的意见是能回上海最理想的了，去北京也不错，要按照你的特长和爱好去报考。你能考上大学，我一定有耐心等你毕业！想当初我曾开玩笑似的说过，等到三十岁后再结婚，看来真的要变成现实了！祝你成功！我病退的事，你就不用多分心了，相信一定能办成的！

1977年11月4日

最近几天，几乎是钻到了“XY”堆里了，数学是最薄弱的一关，“未知数”太多了。为了温课迎考，太紧张了，常常睡梦中还在算题，离19日初考还有17天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呀！我一个初中生要闯过两关，只有豁出来拼了！

1977年11月12日

来信收到，看来你现在温课迎考确实太紧张了，给我写信都“神不守舍”，把地址都写错了，303弄写成333弄，差点遗失。还有信里写道离19日初考还有17天，我看写信的日期是4日，这样看来“XY”真想多了，连最基本的加减法都搞糊涂了！但愿你到考场上，别再“神不守舍”！这封信到你处，将面临初考了，是否还是那么紧张？要力求初战告捷，就是失败了也没关系，我不会责怪你的。



■ 本文作者1977年的高考准考证

1977年11月11日

这几天，为考试的事，我心思很乱！一会儿让我考，一会儿又说让考，实在是折腾人。一直到今天还定不下来。团领导让我写申请，以有专长报考（注：因为我担任团新闻干事立过三等功）。我写好后，招生办送到局里去了，要等两天后才能知道最后命运。不管怎么样，一颗红心两种准备，你说呢？

1977年11月13日

一切事情决定，我的命运是好的，今天团教育干事王钢告诉我，局里同意作为有专长参加初考。虽然只有六天时间，我要发奋努力，“苦战能过关”。你病退的事，也要有信心办成。

1977年11月18日

你两封来信都收到，听说你可以参加高考了，很高兴！我病退的事也有所进展。这两件事对我俩的命运来说，可能是一个好预兆，真是“天无绝人之路”。希望我俩都能梦想成真！

1977年11月21日

今天是初考结束后的第一天，赶快给你写封信，以免挂念。这次初考，我自己估计还可以，本来最害怕的数学，这回题目不难，基本做对了，当然不免会有一些步骤上的小错误。其次语文、政治都没有问题。这样，就可以参加全省统考了！

1977年11月27日

今去你家，听爸说你已顺利度过初考第一关，很高兴！你妹妹从你老同学斐华那里给你抄了些数、史、地等参考题，让我给你寄去，也许对统考有帮助，希望你继续努力，闯过第二关！

1977年11月26日

读信知道你病退又有进展，让我感到前景美好！我这次初考，三门总分能在260分以上，属于上等的了。主要我的语文突出，作文得了满分，我写的是“当我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”，感情一发挥，批卷老师是赞不绝口，加之我反复验证，没有一个别字，一个标点也没错。

近来人瘦了一点，攻关不掉肉，能得好成绩？为补养自己，我买了两只鸡，与宣传股同事美美吃一顿！

1977年12月3日

我现在每天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统考复习上。这次复习大纲有个基本范围，数学百分之七十是

高中，百分之三十是初中。我在考友王钢指导下，重点攻高中数学，我把没学过的三角函数，变成30个口诀，死记硬背。忙得没时间写信，又怕你久盼，挤时间涂几笔，报个平安！

1977年12月12日

今天离你参加统考只有一个来星期了，收到此信时，也许你已经参加考试了，等着你的好消息。上海考试已在昨今两天完毕，我们楼下有一个生产组的青年去考了，他考理科，据说数学不算特别难，但很复杂。语文作文题有两个，《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——记先进人物二三事》和《知识越多越反动吗？》。不知黑龙江情况怎样？来信谈谈，我们都很关心你的统考成绩。

1977年12月26日

高考结束了，头脑里“XY”的余波未消，又提笔给你写信。这次高考还算满意，虽然数学不如初考，题多，结果高中部分答题不错，初中部分却出点错。其他三门基本在90分以上。特别作文，我压到了题目《每当我唱起东方红》。在考前我做了6篇作文，当考卷发下来后，坐在我后排的王钢用笔捅我后背，很得意，写作文“胸有成竹”。

经过两次考试，对于我一直与“工农兵上大学”无缘的知青来说，收获不小。至少不能管能否考上，我走进了恢复高考的考场。特别是高中数学，过去一点不懂，现在学会了。当回到空荡荡机关宿舍，我和王钢美美地睡了一天一夜。

1977年12月31日

在1977年最后一天收到你来信，紧张的高考过去了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一定能圆你的大学梦！我病退的事，街道已经答应过了元旦送区里，应该快了。祝你新年愉快！节后，赶快回来等录取通知吧，在一起过一个团圆的春节！

1978年3月6日

我一路顺风，安抵场部。说也巧，当天下午就接到黑龙江大学的人学通知书，要求15日报到，满五年工龄可以带工资。我们农场一共录取两个人，另一位也是上海知青，24连的王师勤，我是中文系，他是经济系。

今年黑龙江招生很严，年龄控制在25岁以内。我报考的第一志愿复旦新闻系，黑龙江就一个名额，让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的“知青小老乡”占了，我年龄没有竞争优势。除66、67届高中可以被师范学院录取外，就是要有专长的。我这次语文作文分数很高，还有团党委的证明写得好，否则恐怕就会名落孙山了。

今一早见到田团长，他还对我说明天去大烟园（原55团团部）宣传科报到，我这才知道我们67团撤了。因此明早坐班车去总场办上学人事关系。再去你连队将你病退的户口等关系办好，将行李拉到老金边场部，过几天与我上学行李一道去拉哈站托运。

真没想到我们会一起离开北大荒白马山王岗屯了！这也是我在咱俩相识相爱的黑土地，给你写的最后一封家信了！

日前《夜光杯》“十日谈”以“那年，我参加高考”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，引起了读者的兴趣，我也由此联想到自己与高考的关系，不禁勾起了一些回忆。我的职业生涯多半是在中学任语文老师，那就围绕语文试卷中的作文谈一番吧。

应考

王纪人教授的文章标题是《1957年，作文题是〈我的母亲〉》，我跟他同届应试，自然也写了这个题目。

谁没有母亲呢？这个题目应该还是容易写的，可待我提起笔后，不禁有些作难了，我的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，又生活在非劳动人民家庭，1949年后虽然参加了里弄生产组，但表现也一般。如此平凡的人物写什么，怎么写呢？好在我是信奉“写作要求实”的，于是就举了些善良、勤俭、疼孩子等小例子，也没忘记提新旧社会妇女地位的变化。交卷后心想，拿不到高分了。

考后从多方面了解到，不少人的写法跟我不一样。王教授说他“走火入魔”，没来由虚构，我一个同学也半开玩笑地说他把母亲“写成了圣母玛利亚”了。听说还有人虚构母亲是“女游击队长”，并说又不会调查核实的；有人写母亲是宋庆龄，“国母”嘛，大家的母亲，有我一份；也有人以“祖国是我母亲”为由，写成了歌颂祖国的散文……总之，大家都想拔高作文的政治水平，我就更为自己的选择担忧了。

其实，我母亲还是有件事挺值得写的。在抗战初期她曾冒着生命危险替29军去沦陷的北京某外国银行取出大宗饷银，因为祖父是部队有关负责人，她就接下了这个任务。但是一来我知之不详，细节了解不够；二来，29军不是共产党的队伍，能写吗？于是遗漏了一个好素材。

看来，高考作文的真实性还是挺复杂的。但我觉得，夸大其词胡编乱造，哗众取宠，总不应该提倡吧，不知当年那些作文得分情况如何，如今考生的倾向又是怎样的。

命题

二十多年后的1980年，我作为一位中学语文老师，参加了当年全国高考命题组。

从别人到出题，变化很大。出题者也不容易。教育部门年年都把高考当作大事来抓，命题组由两位副部长挂帅，全组成员61人，分13个学科。我们语文是个大组，组长是南开大学的张清常教授，七位成员多是大学教授和出版社编审，唯有我是中学青年教师，主要任务是提供教学第一线的情况，以不脱离学生实际。命题工作很辛苦，关在某部队大院的一幢楼里，严格保密，日以继夜。

就说作文吧。大家对应试时胡编乱造乃至抄书背书现象都很反感，希望能够从题目上堵住种种渠道，测试出考生语言文字运用的真实能力。当时给材料作文兴起不久，我们都赞成，于是拼命寻找材料，反复推敲，出了个给材料的题目《画蛋》。为考生提供一篇短文，写的是大画家达·芬奇的故事，说他年轻时成千上万张素描习作画的都是蛋，由此养成了扎实的基本功，终于取

得了辉煌的成就。作文要求在认真阅读短文的基础上，围绕基本功问题写下自己的认识和感受。这样，材料和主题都是现成的，考察考生思考与表达的水平就相对容易了。

但真要要把题目出好也不容易，单短文就反复修改了多次，还设想了解若干误解与偏离的可能，没法从短文和提示的文字上堵住。初稿出来后，请专家来审核，朱德熙先生就是其中一位。在一旁看他边阅、边读、边改，如同神来之笔，其思路之开阔，反应之敏捷、操作之顺畅，真是尽显大师的神采。有这样的把关人，我们也安心多了。

试卷校对时，组内的老编辑张传宗老师不愧是人社社的老行家，顺校，倒校，对校……花样翻新，一丝不苟，质量得到了绝对的保证。同时又请了杭州二中林伟彤校长来试考，考后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，并留下了成了命题组员。

整个工作是十分严谨的。试卷由部队印刷厂印刷，我们都去值班校勘。包装、分发、运输，所有任务都由国家保密局承担。离高考日期还有个把月，就把全组人员一车载到了莫干山“隔离”起来，直到考试那天才“解放”，下山去杭州参加监考工作，真是一生中难得的经历。

阅卷

高考结束，命题组解散，我返沪以后，又参与了上海的一些阅卷工作，那年沪上负责语文阅卷的是张馥之老师，他邀我去跟阅卷组的同行就阅卷的评阅等问题交换了意见，也对一些情况谈了看法，大家对命题基本予以肯定。

之后的几年，我正式参加阅卷虽只有一次，但学校语文组几乎每年都有教师参加，对情况仍有所了解。

起初，由于阅卷任务重，条件差，待遇低，有些教师不大愿意参加。尤其是高校，人数不足，甚至由职工凑数，加上天气炎热，容易疲劳，个别入边打瞌睡边阅卷，质量可想而知。有关方面发现情况后，从组织安排上加以保证，规定每篇作文至少两个人经手，阅后打分都要签名。中心组之下设一些小组，专门负责抽样核查，有情况及时上报。中心组也不断地把一些有争议的试卷发给大家讨论，以统一标准。

绝大多数阅卷老师是很关心考生的，因为这是与每位考生的前途有关，应力求公平、公正。譬如对一些审题出错或观点错误的文章，有人主张打零分或取消资格，但这样一棒子打死未免太残酷了。譬如，1987年上海高考作文题是《想起了五十年前的今天》，高考在7月7日，正好是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纪念日，要求大家写有关抗战的文章，题目显得挺有意思的。但也有个别考生记不起这个日子，想起了别的事，这样“离题万里”，有人主张给零分，认为“连七七事变都忘了，该惩罚”。但多数老师感到这毕竟不是考历史、审题分可扣，文字表达还是应该给分的。至于所写内容有观点认识上的错误，除了根据程度区别对待外，语文表达上仍应适当给分，重要的是教育，不要把他推到错误路上去，那他会越走越远。

总之，高考作文一事告诉我们：要老老实实作文，更要老老实实做人。

有关高考作文的一些回忆

◆ 过传忠